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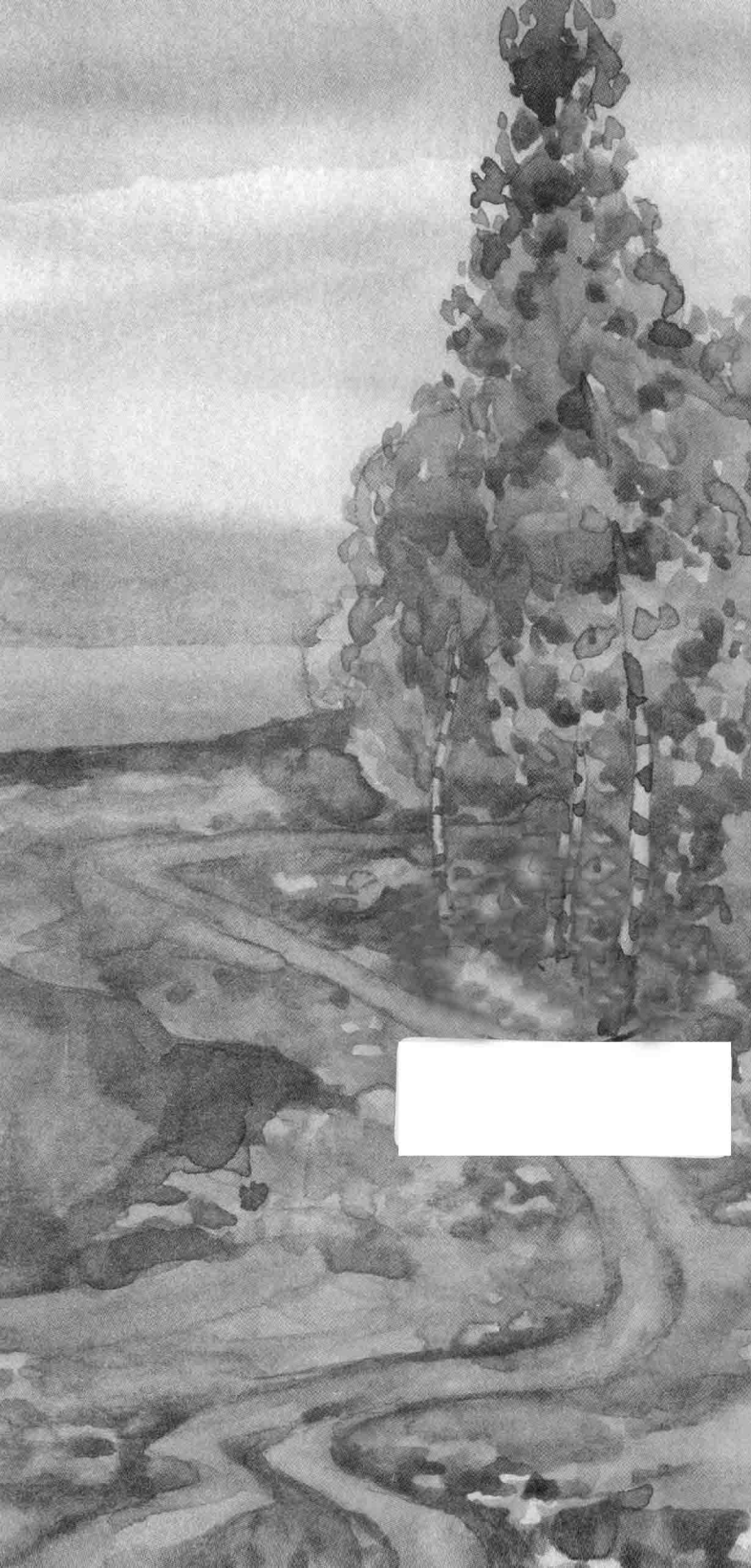


换一个地方

陈武／著

从抒写人性的角度出发，关注社会现实和个体生命，关注小人物的悲愤和快乐，在平淡的叙述中蕴藏着韧劲和力量，极具时代特征和人文情怀。

 中国书报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换一个地方

陈武／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换一个地方 / 陈武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 , 2014.3

(中国书籍文学馆 · 小说林)

ISBN 978-7-5068-3908-2

I . ①换… II . ①陈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5295 号

换一个地方

陈武 著



图书策划 武 斌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卢安然 牛翠宇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275 千字

印 张 21.25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3908-2

定 价 40.00 元

序

李敬泽

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，这听上去像一个场所，在我的想象中，这个场所向所有爱书、爱文学的人开放，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无所顾忌地读书——“文革”时有一论断叫做“读书无用论”，说的是，上学读书皆于人生无益，有那工夫不如做工种地闹革命，这当然是坑死人的谬论。但说到读文学书，我也是主张“读书无用”的，读一本小说、一本诗，肯定是无法经世致用，若先存了一个要有用的心思，那不如不读，免得耽误了自己工夫，还把人家好好的小说、诗给读歪了。怀无用之心，方能读出文学之真趣，文学并不应许任何可以落实的利益，它所能予人的，不过是此心的宽敞、丰富。

实则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并非一个场所，它是一套中国当代文学、当代小说的大型丛书。按照规划，这套丛书将主要收录当代名家和一批不那么著名，但颇具实力的作家的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等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收入这批名家和实力作家的作品，就好

比一座厅堂架起四梁八柱，这套丛书因此有了规模气象。

现在要说的是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这批实力派作家，这些人我大多熟悉，有的还是多年朋友。从前他们是各不相干的人，现在，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把他们放在一起，看到这个名单我忽然觉得，放在一起是有道理的，而且这道理中也显出了编者的眼光和见识。

当代文学，特别是纯文学的传播生态，大抵集中在两端：一端是赫赫有名的名家，十儿人而已；另一端则是“新锐”青年。评论界和媒体对这两端都有热情，很舍得言辞和篇幅。而两端之间就颇为寂寞，一批作家不青年了，离庞然大物也还有距离，他们写了很多年，还在继续写下去，处在最难将息的文学中年，他们未能充分地进入公众视野。

但此中确有高手。如果一个作家在青年时期未能引起注意，那么原因大抵有这么几条：

一、他确实没有才华。

二、他的才华需要较长时间凝聚成形，他真正重要的作品尚待写出。

三、他的才华还没有被充分领会。

四、他的运气不佳，或者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的写作生涯不够专注不够持续，以至于我们未能看见他、记住他。

也许还能列出几条，仅就这几条而言，除了第一条令人无话可说之外，其他三条都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些作家深怀期待。实际上，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、可能性和创造契机，相当程度上就沉着地蕴藏在这些作家的笔下。

这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值得关注、值得期待的。“中国书籍文学馆”

收录展示这样一批作家，正体现了这套丛书的特点——它可能真的构成一个场所，在这个场所中，我们不仅鉴赏当代文学中那些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，而且，我们还怀着发现的惊喜，去寻访当代文学中那相对安静的区域，那里或许是曲径幽处，或许是别有洞天，或许是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……

目
录

换一个地方

001 ◀

牙

036 ◀

水胆水晶

084 ◀

绳 子

131 ◀

目 录

少年愁

► 182

茶香万里

► 220

四个大嫂批林彪

► 257

大 鱼

► 294

编 后

► 327

换一个地方

于红红从乡下来到城里那年才十六岁，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。于红红在街边卖茶叶蛋和水煮花生。

头两年，于红红不是卖水煮花生和茶叶蛋，她跟着表姐弹棉花，一天到晚都在呛嗓门的小屋里翻腾棉絮，除了眼睛是干净的，身上毛毛茸茸的都是灰。于红红就是在这些灰尘中，完成了少女最后的发育——腰肢柔韧了，胸脯饱满了，眼睛水灵了，圆鼓鼓的小肚子也平坦光滑了。但是，于红红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多精彩，两年里几乎没出过门，吃饭在后院的表姐家，住呢，就在临街的棉花房里。表姐一家对她不错，每月给她三百块钱。三百块钱对于于红红来说，已经是大钱了。于红红不知道钱怎么花，都让表姐给她存着。

表姐对于红红是真好，什么话都跟于红红说。但是，表姐的话，于红红不是每句都能听得懂的。于红红听不懂的话也不去问表姐，眼睛眨眨巴巴就算了。有一天，表姐又对于红红说话了。那是夏天一个很

热的夜里，表姐从后院的家里来到棉花房了，表姐神色平静地坐在电风扇前，电风扇对着表姐吹，把表姐的头发都吹起来了。表姐的头发有些乱了。表姐对于红红说，红红，姐对你说个事，明天，你就不要弹棉花了。你去干点别的吧。于红红对表姐的话还是听不懂。她眨巴眨巴着长长的睫毛，等着表姐接着说。可表姐没有接着说，表姐哭了。表姐突然就哭了。表姐把头埋在两个膝盖中间，呜呜地哭了一阵。表姐真伤心啊。于红红有些手足无措，她轻轻抚摸着表姐瘦俏的肩膀，说，姐。表姐抬起头来。表姐满脸都是泪啊。表姐说，姐明天要走了，姐不弹棉花了，姐要到海南去，过好日子了。于红红这才问一句，那，姐夫呢？表姐说，我管不了他了。表姐说完又哭了。表姐说，我也管不了你了，姐真替你担心，你不弹棉花，你还能干什么呢？于红红说，姐，你别担心，我什么都能干。表姐说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能去做点小生意，是吧？你能自己养活自己，是吧？于红红说是。表姐满意地点点头，表姐似乎还笑一笑，表姐说，红红啊，等姐在海南出息了，把你也接过去。于红红含含糊糊地说是。表姐说，你让姐帮你存的钱，姐给你拿出来了，你拿着。表姐从什么地方，拿出来一个厚厚的红纸卷，塞到于红红手里。表姐继续说，你拿着钱，自己找间房子住，不管做什么生意，自己有房子住才安心，姐真是顾不了你了。表姐说完，脸上的泪已经没有了。表姐脸上神情坚定而从容。于红红这才发现，表姐今天真漂亮啊，表姐穿了一身新衣服，红色的小T恤，白色的长裙子，表姐还抹了口红和眼影，表姐长长的脖颈像天鹅一样华贵，表姐素手纤纤，一点也不像弹棉花的手。表姐掠了下长发，又从什么地方拿出来一封信，说，后院要是有人问你，你把这个交给他，然后再实话实说，懂了吗？于红红不知道懂没懂，她点点头，说，就是姐夫吗？表姐说，对，就是他，他不会欺负你的，他是好人，他看了这个信，就什么都懂了。于红红点点头。于红红点点头就哭了。表姐说姐夫是好人，表姐凭什么说他是好人啊？他哪里算得上好人啊？表姐说姐夫不会欺负她。表姐还不知

道，姐夫早就把她给强奸了。那时候她到表姐家才几个月，姐夫就在半夜里钻进棉花房，把她被子掀了，把她衣服扒了。姐夫是从外面喝酒回来的。姐夫满嘴酒气，姐夫浑身力气，姐夫三下五除二就把吓呆了的于红红收拾了。此后，姐夫常常隔三岔五地钻进棉花房，有时候是从临街的门，有时候是从后院的窗户。于红红不敢声张，姐夫要她怎么样她就得怎么样。姐夫说这叫做爱。于是于红红知道世界上最恶毒的词就是“做爱”了。姐夫还跟她调笑，跟她说一些黄段子，跟她说一些低俗的笑话。但是，不管姐夫说什么，于红红都是不言语。于红红就像一个木头人。于红红由最初的恐惧，慢慢变得只剩下麻木了。就像她每天必须要弹的棉花一样，已经无所谓喜欢和仇恨了。或者说，她就是姐夫的一团棉花，任他随意摆布了。后来，姐夫常骂她是一头猪，还在半夜里煽过她一记耳光，骂她连猪都不如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还在她的身上，一边掐着她的脖子一边说，你要是不听话，我就叫你死！再后来，姐夫有过一段时间没来，她以为从此会轻松了，可没隔多久，姐夫还是往棉花房里钻。他不再骂她，也不再打她，他一二三四五，事情一完，扔下她，就走了。她连他的棉花都不是了。

表姐见于红红也哭了。表姐说，红红，姐真是舍不得你啊，姐也是不得已啊，红红……什么都别说了，等你长大了，你就知道了。红红，姐还是那句话，等姐在海南出息了，姐就把你接过去。

二

后来，于红红才知道表姐跟一个有钱的男人私奔了。

再后来，于红红在城市的另一端找了一间房子住。那是一户人家的车棚。说是车棚，实际上就是一间小屋，虽然用水不方便，要到户主家去提，但总算有住的地方了。有住的地方就算有一个家了。安顿下来后，于红红开始在城市的街头做生意了。于红红先是帮一个中年妇女卖

甘蔗，然后，跟着那个妇女到农贸批发市场，也批了一大堆甘蔗到路口去卖。可于红红做起生意来，就不那么灵光了，不但甘蔗滞销，还在某一个黄昏时分，被城管办的车收走了。于红红第一次做生意赔了五十多块钱，让她心疼了一夜。一夜都没睡着。于红红这时候非常怀念表姐。可她知道，表姐帮不了她了。表姐到海南去了。于红红第二天又到农贸批发市场去转，她发现什么东西都能赚钱，比如冬瓜，她家附近的路边市场上卖六毛钱一斤，农贸市场批发价是二毛五或者三毛。拳头大的水蜜桃，农贸市场批发价是五毛钱一斤，她家附近的路边市场卖一块钱一斤，带点疤疤麻麻的还卖八毛钱一斤，还有苹果，还有葡萄，还有别的许多东西。于红红在心里算着差价，觉得做生意真的适合她。于红红吸取第一次教训，她没有急于批货，而是在她家边上的那个路边市场找摊位。她发现，那些卖东西的人，都拉好了架势，随时准备跑，一问，才知道，这儿不是指定的菜市场，城管办的车经常来查。于红红就碰到过一次，她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见卖东西的菜贩子一窝蜂似的四散逃去，他们推着三轮车的，抱着菜的，抬着筐的，一路上丢了不少东西。她看到城管办的小卡车上跳下来七八个穿灰衣服戴大盖帽的人，吆三喝五地收拾那些没来得及跑的小菜贩。于红红对被抓住的小菜贩很同情，就像她自己的甘蔗被人抢了一样，她心里一揪一揪地疼。于红红一直等到城管办的车走了，才把在地上捡的两个水蜜桃还给人家。

于红红在小街上转了好几天，才在一个拐角处摆上了摊。她发现，这儿虽然有些背，但便于逃跑，往后一转，就是一条小巷，小巷里还有小巷，像迷宫一样。再说，城管办的车也进不了小巷，不管卖什么他们都抢不走。但是卖什么呢？于红红又想了好几天，她终于决定卖红辣椒。一来，红辣椒轻，便于跑，二来，红辣椒便于保管，还有一点就是红辣椒价格差价大，进价是四块五毛钱一斤，她零售价能卖到十块钱一斤。但是买红辣椒的人很少有一斤一斤买的。那些买菜的老太太小媳妇，都是几两几两的买，她也不涨价，卖一块钱一两，一两能赚五毛五

分钱。实际上赚不了这么多，她每卖一份，都要高点秤给人家，再加上消耗什么的，一两能赚四毛钱就不错了。

生意这样做下来，免不了还是跟着人家跑——城管办的人几乎隔三岔五就来追赶一次，开始她还紧张，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。

于红红就是在卖红辣椒的时候，认识蔡小菜的。蔡小菜比于红红只大一岁，在和于红红相隔不远的地方卖时令蔬菜。于红红注意她，不是因为她卖时令蔬菜，也不是因为她漂亮，而是因为她不漂亮。她不漂亮主要体现在她的脸上。她脸色就像青皮冬瓜的颜色差不多，其实她就是一张冬瓜脸，她脸上的各个部位，就像拿一根筷子随便在冬瓜上戳几个洞。但是蔡小菜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爱笑。她一笑就露出两排错落不整的牙齿。除了爱笑，蔡小菜还喜欢少人家秤，为这个事，她经常和顾客吵，有一次她甚至被一个胖男人揍了一顿。她嘴唇都被那个胖男人揍破了，流出了鲜红的血。蔡小菜就像涂了鲜艳的口红，人也顿时鲜艳不少。于红红看蔡小菜实在是势单力薄，就过去劝了那个胖男人几句，为蔡小菜打了圆场，自己做主退给了那个胖男人二毛钱。那个胖男人接了钱，嘴里骂骂咧咧的才作罢。实际也就二毛钱，于红红觉得蔡小菜真是不值得。

蔡小菜因为少秤的事吃过不少亏。但她改不了。于红红曾经说过她，让她别再少顾客的秤了。蔡小菜呸了一声，情绪激动地跟于红红说，不少秤还叫做生意啊？不少秤，我日他妈的，我赚×钱啊！还说，于红红你想想，我卖一斤冬瓜才赚三毛钱，还是毛利润，我少一斤秤就净赚六毛，而且省下来的一斤东西还能卖钱，就不是六毛了，就是一块二了，于红红你别装傻×了，谁卖东西不少秤啊，狗日卖东西才不少秤！于红红说，我就不少秤。蔡小菜说，我不是故意要骂你，我就是跟你说这个事，你懂不懂？于红红说，我……我糊涂了。蔡小菜说，你怎么会糊涂呢？你要是连这个账都算不上来，你还做什么生意啊？你要是连这个账都算不上来，你就别在城里混了，城里这些狗男女，可不吃你

这一套！你要是不少他秤，他还认为你瞧不起他，他还认为你在他脸上刮一耳光！蔡小菜看于红红一愣一愣的样子，突然笑了，说，你啊你啊，真是太嫩了，你就是一根还没有落花的丝瓜，你叫我怎么说你呢？我跟你说这些，是要跟你处朋友才说的，要是换了别人，请我都不说！

于红红本来不想跟蔡小菜处朋友。于红红觉得蔡小菜嘴巴很脏，就像她老家屋后的大粪塘一样，都能爬出蛆来了。但是蔡小菜经常把卖剩下来的菜送点给于红红，于红红就觉得，蔡小菜这个女孩子还是善良的。有一天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于红红拎着一口袋红辣椒就往家里跑。于红红租住的车棚离路边市场很近，她一口气就跑到家了。她看看自己湿透了衣服，看看红辣椒基本上无恙，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这时候，她才想起来，蔡小菜离家远，住在郊外的农村，说不定没来得及跑，还在雨中呢。于红红就打一把伞，到街上去看看。她果然就看到蔡小菜了。蔡小菜披着一块塑料布，站在三轮车旁边，满满一车的各种蔬菜，在雨中青枝绿叶，显得格外鲜嫩。于红红跑到她跟前，说，到我家歇歇去啊，会淋出病来啊。蔡小菜说，不能啊，我这一车菜，喝了这么多雨水，不卖就烂了啊。于红红说，下这么大雨，谁来买菜啊。蔡小菜说，马上就不下了。说话间，果然雨点就稀了，渐而就停了。于红红很惊奇，说，你怎么知道马上就不下啊？蔡小菜说，就头顶这块云，别的地方都透亮，一看就没有雨。蔡小菜还得意地说，这下我这菜好卖了，就剩我这一车菜了，我要拿独市，我要卖高价，我要赚大钱。于红红说，要不要我帮帮你啊？蔡小菜说，好啊。蔡小菜这车菜，果真卖了好价钱，价格比平时翻了一翻，早上还卖一块钱四把的小青菜，转眼就卖一块钱两把了。而且，前后不到半个小时，一车菜就卖光了。这时候，被大雨淋跑的菜贩子们才重新出摊。蔡小菜看看表，说，还不到十点钟，今天这个生意，爽透了！于红红说，天还早呢，到我家玩玩去吧。蔡小菜说好啊。蔡小菜就推着空三轮车到于红红家了。蔡小菜很惊讶地说，这么大地方啊，就你一个人住这里啊。其实地方很小，不到十平方，由

于只有一张单人小床，屋里才显得空旷。于红红看她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，感觉她一定不舒服，便说，我找件衣服给你换上吧，你会受凉的。蔡小菜说不用不用，我才不娇呢，这点雨算多大事啊。蔡小菜坐在于红红的床上，从挂在脖子上的小包里抓出好几把钱，认真地理钱。蔡小菜一边理钱一边笑，说，这哪里是下雨啊，这就是下钱啊。于小红也帮她理钱。这些钱是潮湿的，大票小票都有。于红红帮蔡小菜理钱，就像跟自己理钱一样，心里也甜丝丝的。于红红羡慕地说，这回让你赚了。

通过这次交往，两个女孩成了好朋友了。于红红知道蔡小菜家住在城郊的铁路边上，她父母养几十头猪。本来她也帮父母养猪的，但是她父母赚钱不给她花，都给她哥哥上大学花了，蔡小菜没念过几天书，觉得父母很不公平，干脆就自己贩菜卖了。蔡小菜说，老不死的，笨死了，他们疼我哥，算是白疼了，我哥都对我说了，说他大学毕业，就在上海不回来了，两个老不死的，比猪还笨，还以为我哥要回来帮他们养猪！于红红的父母在乡下种地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，她连骂他们的借口都没有。不过于红红对蔡小菜骂她父母老不死的很不顺耳，就说，你怎么能骂他们呢？蔡小菜说，我骂谁啦？噢——那也不是真骂，就这么骂着好玩的。于红红不觉得骂父母有什么好玩，她就给蔡小菜讲了表姐的事。蔡小菜听完，说，你还有这样的表姐啊？你表姐真伟大！于红红本来没觉得表姐有多么伟大，她只觉得表姐对她很好，让蔡小菜这么一说，她也觉得表姐伟大了。于红红很得意地说，表姐说了，过上一年两年的，她就从海南来接我。蔡小菜很馋地说，我要是有你这样的表姐多好啊。

此后，两个女孩不仅常在一起交流生意经，还谈一些人生上的大道理。蔡小菜常问的话是，你表姐有消息没有？于红红都是摇头。蔡小菜就很急地说，你真没用处，你表姐对你那么好，你现在连她消息都不知道。于红红想想，也觉得自已没用处了。觉得自己没用处的时候，于红红就有些伤感，她就想啊，自己今后连见见表姐的机会都没有了，表姐

还怎么来接她呢？表姐就是来接她了，也找不到啊。于红红心里就不仅仅是伤感，还有点寂寂的。

有一次，是下午了，蔡小菜把三轮车推到于红红的辣椒摊前，两个女孩头挨头地说话，对从她们面前走过的男人评头论足，猜她们的腰围，猜她们的胸围，猜她们的身高，猜她们的年龄，猜她们的职业，还悄悄地说些女人之间的秘密话。蔡小菜说，这个女的，什么什么的，那个女的，什么什么的。还说，你看这个，脸又黄又青。这个，脸像烤牌。这个，鼻子像麻将。于红红只是听蔡小菜说，偶尔笑笑。蔡小菜对她这个听众很满意，越说越来劲，你看，东边走来这个女的多性感啊，脸上也亮堂，说不定刚干过那个事。看看，后头又来一个，看人家那腰，就跟扭麻花似的，乖乖，小心啊，别扭断啦！蔡小菜还说了许多。蔡小菜的那些话，让于红红非常惊讶，惊讶她小小年纪，竟然懂那么多。说着说着，蔡小菜把目光收回来，盯着于红红看了。于红红说你看我做什么？我脸上也没有花？蔡小菜说，于红红你卖辣椒真是亏透了，你这脸模子，可是个美人坯啊，你瞧你这眼睛，细细长长的，简直就是媚眼啊，小鼻子也笔挺笔挺的，听没听说，长这种鼻子的女孩子很会做那个事的。于红红在她肩膀上打一拳。于红红说你乱说什么啊，你真不要鼻子！蔡小菜说，我可没有不要鼻子的资本啊，我要有你这一半样子，我也不受这个罪了，我要去赚轻快钱。我这个样子，晚上都不敢出门，我真怕把人家给吓着。于红红让她一说，心里很舒服，也有点同情她了。于红红说，哪里啊，你才不难看了。蔡小菜说，你别哄我了，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斤两。

像这样的说话，两个女孩还有好多次。于红红觉得蔡小菜懂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，真是了不起。

但是，好景不长，因为要创建卫生城市，这条路边市场被坚决取缔了。路边市场一取缔，于红红和蔡小菜就失去联系了。

三

现在，于红红卖茶叶蛋和水煮花生了。

于红红卖水煮花生的地方，就是原先卖红辣椒的地方。自从路边市场被取缔以后，临街的人家纷纷破墙开店。于红红本来也想去租一间门面房，一打听，租金贼贵，一间小房，一个月要八百块，差点把他吓一个仰八叉。但是她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些门面房就纷纷营业了，有卖粮油的，有卖海产品的，有烤面包的，还有搞鸡蛋批发的，就在于红红原来卖红辣椒的地方，那扇临街的窗子，一夜间就变成了门，门上有一个招牌，叫南京炸鸡。于红红这才意识到，满大街都是找钱的人，她稍一愣神，钱就被别人找去了。于红红观察了一个星期，她发现，就在南京炸鸡店的旁边，也就是拐弯的地方，很适合卖早点什么的。临近中午和临近傍晚时，炸鸡店生意很是火爆，她估算着，自己要是弄点东西，在炸鸡店附近，拾遗补缺，说不定也能把小生意做起来。说干就干，不过，她没有卖早点。她卖水煮花生了。卖水煮花生也是她灵机一动。她是在炸鸡店门口，看到一个买炸鸡的女人，手里拎着一小袋水煮花生。排在她后边的一个男人问她，大姐你这水煮花生在哪儿买的啊？女人说，我在大庆路那儿买的。男人口水拉拉地说，我也想买一斤，剥着花生下酒，真不错，可大庆路太远了。前面的女人并没有要把手里的水煮花生让给他的意思。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于红红就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了。于红红就到农贸批发市场批了两口袋花生，在南京炸鸡店旁边做起了水煮花生的生意。她开始不敢多煮，只煮四斤，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，一眨眼就被买光了。南京炸鸡店的老板看她这边生意好，还大声地说，小丫头，给我留一块钱的。可她一不小心，一个花生壳都没给他留下来。于红红收摊的时候，不好意思地对他说，对不起啊老板，我忘了给你留